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七卷 偽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姝江上

曾聞盜亦有道，其間多有英雄。 若逢真正豪傑，偏能掉臂於中。

昔日宋相張齊賢，他為布衣時，值太宗皇帝駕幸河北，上太平□策。太宗大喜，用了他六策，餘四策斟酌再用。齊賢堅執道：「是□策皆妙，盡宜亟用。」太宗笑其狂妄，還朝之日，對真宗道：「我在河北得一宰相之才，名曰張齊賢，留為你他日之用。」真宗牢記在心，後來齊賢登進士榜，卻中在後邊。真宗見了名字，要拔他上前，爭奈榜已填定，特旨一榜盡賜及第，他日直做到宰相。

這個張相未遇時節，孤貧落魄，卻個儻有大度。一田偶到一個地方，投店中住止。其時適有一伙大盜劫掠歸來，在此經過。下在店中造飯飲酒，槍刀森列，形狀猙獰。居民恐怕拿住，東逃西匿，連店主多去躲藏。張相剩得一身在店內，偏不走避。看見群盜吃得正酣，張相整一整巾幘，岸然走到群盜面前，拱一拱手道：「列位大夫請了，小生貧困書生，欲就大夫求一醉飽，不識可否？」群盜見了容貌魁梧，語言爽朗，便大喜道：「秀才乃肯自屈，何不可之有？但是吾輩粗疏，恐怕秀才見笑耳。」即立起身來請張相同坐。張相道：「世人不識諸君，稱呼為盜，不知這盜非是齷齪兒郎做得的。諸君多是世上英雄，小生也是慷慨之士，今日幸得相遇，便當一同歡飲一番，有何彼此？」說罷，便取大碗斟酒，一飲而盡。群盜見他吃得爽利，再斟一碗來，也就一口吸乾，連吃個三碗。又在桌上取過一盤豬蹄來，略擎一擎開，狼饕虎咽，吃個罄盡。群盜看了，皆大驚異，共相希咤道：「秀才真宰相器量！能如此不拘小節，決非凡品。他日做了宰相，宰制天下，當念吾曹為盜多出於不得已之情。今日塵埃中，願先結納，幸秀才不棄！」各各身畔將出金帛來贈，你強我賽，堆了一大堆。張相毫不推辭，一一簡取，將一條索子捆縛了，攜在手中，叫聲聒噪，大踏步走出店去。此番所得倒有百金，張相盡付之酒家，供了好些時酣暢。只此一段氣魄，在貧賤時就與人不同了。這個是膽能玩盜的，有詩為證：

等閑卿相在塵埃，大嚼無慚亦異哉！

自是胸中多磊落，直教劇盜也憐才。

山東萊州府掖縣有一個勇力之士邵文元，義氣勝人，專愛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有人在知縣面前謗他恃力為盜，知縣初到不問的實，尋事打了他一頓。及至知縣朝覲入京，才出境外，只見一人騎著馬，跨著刀，跑至面前，下馬相見。知縣認得是邵文元，只道他來報仇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你自何來？」文元道：「小人特來防衛相公入京，前途劇賊頗多，然聞了小人之名，無不退避的。」知縣道：「我無恩於你，你怎到有此好心？」文元道：「相公前日戒訓小人，也只是要小人學好，況且相公清廉，小人敢不盡心報效？」知縣心裡方才放了一個大疙瘩。文元隨至中途，別了自去，果然絕無盜警。

一日出行，過一富翁之門，正撞著強盜四□余人在那裡打劫他家。將富翁捆縛住，著一個強盜將刀加頸，嚇他道：「如有官兵救應，即先下手！」其餘強盜盡劫金帛。富翁家裡有一個錢堆，高與屋齊，強盜算計拿他不去，盡笑道：「不如替他散了罷。」號召居民，多來分錢。居民也有怕事的不敢去，也有好事的去看光景，也有貪財大膽的拿了傢伙，稱心的兜取，弄得錢滿階墀。邵文元聞得這話，要去玩弄這些強盜，在人叢中側著肩膀，挨將進去，高聲叫道：「你們做甚的？做甚的？」眾人道：「強盜多著哩，不要惹事！」文元走到鄰家，取一條鐵叉，立進門內，大喊道：「邵文元在此！你們還了這家銀子，快散了罷！」富翁聽得，恐怕強盜見有救應，即要動刀，大喊道：「壯士快不要來！若來，先殺我了。」文元聽得，權且走了出來。群盜齊把金銀裝在囊中，馱在馬背上，有二□馱，仍押了富翁，送出境外二□里，方才解縛。富翁披發狼狽而歸。誰知文元自出門外，騎著馬即遠遠隨來，見富翁已回，急鞭馬追趕。強盜見是一個人，不以為意。文元喝道：「快快把金銀放在路旁！汝等認得邵文元否？」強盜聞其名，正慌張未答。文元道：「汝等遲遲，且著你看一個樣！」颼的一箭，已把內中一個射下馬來死了。眾盜大驚，一齊下馬跪在路旁，告求饒命。文元喝道：「留下東西，饒你命去罷！」強盜盡把囊物丟下，空身上馬逃遁而去。文元就在人家借幾匹馬負了這些東西，竟到富翁家裡，一一交還。富翁迎著，叩頭道：「此乃壯士出力奪來之物，已不是我物了。願送至君家，吾不敢吝。」文元怒叱道：「我哀憐你家橫禍，故出力相助，吾豈貪私邪！」盡還了富翁，不顧而去。這個是力能制盜的，有詩為證：

白晝探丸勢已凶，不堪壯士笑談中。

揮鞭能返相如壁，盡卻酬金更自雄。

再說一個見識能作弄強盜的汪秀才，做回正話。看官要知這個出處，先須聽我《瀟湘八景》：

雲暗龍雄古渡，湖連鹿角平田。

薄暮長楊垂首，平明秀麥齊肩。

人羨春遊此日，客愁夜泊如年。

——《瀟湘夜雨》。

湘妃初理雲鬟，龍女忽開曉鏡。

銀盤水面無塵，玉魄天心相映。

一聲鐵笛風清，兩岸畫闌人靜。

——《洞庭秋月》。

八桂城南路杳，蒼梧江月音稀。

昨夜一天風色，今朝百道帆飛。

對鏡且看妾面，倚樓好待郎歸。

——《遠浦歸帆》。

湖平波浪連天，水落汀沙千里。

蘆花冷澹秋容，鴻雁差池南徙。

有時小棹經過，又遭幾群驚起。

——《平沙落雁》。

軒帝洞庭聲歇，湘靈寶瑟香銷。

湖上長煙漠漠，山中古寺迢迢。

鐘擊東林新月，僧歸野渡寒潮。

——《煙嶼晚鐘》。

湖頭俄頃陰暗，樓上徘徊晚眺。

霏霏雨障輕過，閃閃夕陽回照。

漁翁東岸移舟，又向西灣垂釣。

——《漁村夕陽》。

石港湖心野店，板橋路口人家。

少婦篋中麥苳，村翁筒裡魚蝦。

蟹市依稀海上，嵐光咫尺天涯。

——《山市晴嵐》。

隴頭初放梅花，江面平鋪柳絮。

樓居萬玉從中，人在水晶深處。

一天素幔低垂，萬里孤舟歸去。

——《江天暮雪》。

此八詞多道著楚中景致，乃一浙中縉紳所作。楚中稱道此詞頗得真趣，人人傳誦的。這洞庭湖八百里，萬山環列，連著三江，乃是盜賊淵藪。國初時偽漢陳友諒據楚稱王，後為太祖所滅。今其子孫住居瑞昌、興國之間，號為柯陳，頗稱蕃衍。世世有勇力出眾之人，推立一個為主，其族負險善鬥，劫掠客商。地方有亡命無賴，多去投入伙中。官兵不敢正眼覷他，雖然設立有游擊、把總等巡游武官，提防地方非常事變，卻多是與他們豪長通同往來。地方官不奈他何的，宛然宋時梁山泊光景。

且說黃州府黃岡縣有一個汪秀才，身在贅官，家事富厚，家僮數□，婢妾盈房。做人倜儻不羈，豪俠好游。又兼權略過人，凡事經他佈置，必有可觀，混名稱他為汪太公，蓋比他呂望一般智術。他房中有一愛妾，名曰回風，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更兼吟詩作賦，馳馬打彈，是少年場中之事，無所不能。汪秀才不惟寵冠後房，但是遊行再沒有不帶他同走的。怎見得回風的標緻？雲鬢輕梳蟬翼，翠眉淡掃春山。朱唇綴一顆櫻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。花生丹臉，水剪雙眸。意態自然，技能出眾。直教殺人壯士回頭覷，便是人定禪師轉眼看。

一日，汪秀才領了回風來到岳州，登了岳陽樓，望著洞庭浩渺，巨浪拍天。其時冬月水落，自樓上望君山隔不多些水面。遂出了岳州南門，拿舟而渡，不上數裡，已到山腳。顧了肩輿，與回風同行□余裡，下輿謁湘君祠。有數□步榛莽中，有二妃冢，汪秀才取酒來與回風各斟一杯。步行半裡，到崇勝寺之外，三個大字是「有緣山」。汪秀才不解，回風笑道：「只該同我們女眷游的，不然何稱有緣？」汪秀才去問僧人，僧人道：「此處山靈，妒人來游。每將渡，便有惡風濁浪阻人。得到此地者，便是有緣，故此得名。」汪秀才笑對回風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我與你今日到此可謂僥倖矣。」其僧遂指引汪秀才許多勝處，說有：軒轅台，乃黃帝鑄鼎於此。酒香亭，乃漢武帝得仙酒於此。朗吟亭，乃呂仙遺蹟。柳毅井，乃柳毅為洞庭君女傳書處。汪秀才別了僧人，同了回風，由方丈側出去，登了軒轅台。憑欄四顧，水天一色，最為勝處。又左側過去，是酒香亭。繞出山門之左，登朗吟亭，再下柳毅井，旁有傳書亭，亭前又有刺枯泉許多古蹟。

正遊玩間，只見山腳下走起一個大漢來，儀容甚武，也來看玩。回風雖是遮遮掩掩，卻沒□分好躲避處，那大漢看見回風美色，不轉眼的上下瞷覷，跟定了他兩人，步步傍著不捨。汪秀才看見這人有些尷尬，急忙下山。將到船邊，只見大漢也下山來，口裡一聲胡哨，左近一隻船中吹起號頭答應，船裡跳起一二□彪形大漢來，對岸上大漢聲諾。大漢指定回風道：「取了此人獻大王去！」眾人應一聲，一齊動手，猶如鷹拿燕雀，竟將回風搶到那只船上，拽起滿蓬，望洞庭湖中而去，汪秀才只叫得苦。這湖中盜賊去處，窟穴甚多，竟不知是那一處的強人弄的去了。悽悽惶惶，雙出單回，甚是苦楚。正是：

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水中。

汪秀才眼看愛姬失去，難道就是這樣罷了！他是個有學識的人，即忙著人四路找聽，是省府州縣鬧熱市鎮去處，即貼了榜文：「但有知風來報的，賞銀百兩。」各處傳遍道汪家失了一妾，出著重賞招票。從古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」汪秀才一日到省下來，有一個都司向承勛是他的相好朋友，擺酒在黃鶴樓請他。飲酒中間，汪秀才憑欄一望，見大江浩渺，雲霧蒼茫，想起愛妾回風不知在煙水中那一個所在，投袂而起，亢聲長歌蘇子瞻《赤壁》之句云：「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歌之數回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向都司看見，正要請問，旁邊一個護身的家丁慨然向前道：「秀才飲酒不樂，得非為家姬失否？」汪秀才道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家丁道：「秀才遍榜街衢，誰不知之！秀才但請與我主人盡歡，管還秀才一個下落。」汪秀才納頭便拜道：「若得知一個下落，百觥也不敢辭。」向都司道：「為一女子，直得如此著急？且滿飲三大卮，教他說明白。」汪秀才即取大卮過手，一氣吃了三巡。再斟一卮，奉與家丁道：「願求壯士明言，當以百金為壽。」家丁道：「小人是興國州人，住居闔閭山下，頗知山中柯陳家事體。為頭的叫作柯陳大官人，有幾個兄弟，多有勇力，專在江湖中做私商勾當。他這一族最大，江湖之間各有頭目，惟他是個主。前日聞得在岳州洞庭湖劫得一美女回來，進與大官人，甚是快活，終日飲酒作樂。小人家裡離他不上□里路，所以備細得知。這個必定是秀才家裡小娘子了。」汪秀才道：「我正在洞庭湖失去的，這消息是真了。」向都司便道：「他這人慷慨好義，雖系草竊之徒，多曾與我們官府往來。上司處也私有進奉，盤結深固，四處響應，不比其他盜賊可以官兵緝拿得的。若是尊姬彼此處弄了去，只怕休想再合了。天下多美婦人，仁兄只宜丟開為是。且自暢懷，介懷無益。」汪秀才道：「大丈夫生於世上，豈有愛姬被人所據，既已知下落不能用計奪轉來的？某雖不才，誓當返此姬，以搏一笑。」向都司道：「且看仁兄大才，談何容易！」當下汪秀才放下肚腸，開懷暢飲而散。

次日，汪秀才即將五□金送與向家家丁，以謝報信之事。就與都司討此人去做眼，事成之後，再奉五□金，以湊百兩。向都司笑汪秀才癡心，立命家丁到汪秀才處，聽憑使用，看他怎麼作為。家丁接了銀子，千歡萬喜，頭顛尾顛，巴不得隨著他使喚了。就向家丁問了柯陳家裡弟兄名字，汪秀才胸中算計已定，寫下一狀，先到兵巡衙門去告。兵巡看狀，見了柯陳大等名字，已自心裡虛怯。對這汪秀才道：「這不是好惹的，你無非只為一婦女小事，我若行個文書下去，差人拘拿對理，必要激起爭端，致成大禍，決然不可。」汪秀才道：「小生便得有一紙牒文，自會去與他講論曲直，取討人口，不須大人的公差，也不到得與他爭競，大人可以放心。」兵巡見他說得容易，便道：「牒文不難，即將汝狀判誑，排號用印，付汝持去就是了。」汪秀才道：「小生之意，也只欲如此，不敢別求多端。有此一紙，便可了一樁公事來回覆。」兵巡似信不信，吩咐該房如式端正，付與汪秀才。

汪秀才領了此紙，滿心歡喜，就象愛姬已取到手了一般的。來見向都司道：「小生狀詞已誰，來求將軍助一臂之力。」都司搖頭道：「若要我們出力，添撥兵卒，與他廝鬥，這決然不能的。」汪秀才道：「但請放心，多用不著，我自有人。只那平日所駕江上樓船，要借一隻，巡江哨船，要借二隻。與平日所用傘蓋旌旗冠服之類，要借一用。此外不勞一個兵卒相助，只帶前日報信的家丁去就勾了。」向都司道：「意欲何為？」汪秀才道：「漢家自有制度，此時不好說得，做出便見。」向都司依言，盡數借與汪秀才。汪秀才大喜，整備了一個多月糧食，喚集幾□個家人；又各處借得些號衣，多打扮了軍士，一齊到船上去撐駕開江。鼓吹喧闐，竟象武官出汛一般。有詩為證：

舳艫千里傳赤壁，此日江中行畫鷁。

將軍漢號是樓船，這回投卻班生筆。

汪秀才駕瞭樓船，領了人從，打了游擊牌額，一直行到闔閭山江口來。未到岸四五里，先差一隻哨船載著兩個人前去。一個是向家家丁，一個是心腹家人汪貴，拿了張硬牌，去叫齊本處地方居民，迎接新任提督江洋游擊。就帶了幾個紅帖，把汪姓去了一畫，帖上寫名江萬里，竟去柯陳大官人家投遞，幾個兄弟，每人一個帖子，說新到地方的官，慕大名就來相拜。兩人領命去了。汪秀才吩咐船戶，把船慢慢自行。且說向家家丁是個熟路，得了汪家重賞，有甚不依他處？領了家人汪貴一同下在哨船中了，頃刻到了岸邊，搶了硬牌上岸，各處一說。多曉得新官船到，整備迎接。家丁引了汪貴同到一個所在，原來是一座莊子。但見：

冷氣侵入，寒風撲面。三冬無客過，四季少人行。團團蒼檜若龍形，鬱鬱青松如虎跡。已升紅日，莊門內鬼火熒熒；未到黃昏，古澗邊悲風颯颯。盆盛人醉醬，板蓋鑄錢爐。驀聞一陣血腥來，元是強人居止處。

家丁原是地頭人，多曾認得柯陳家裡的，一逕將帖兒進去報了。柯陳大官人認得向家家丁是個官身，有甚麼疑心？與同兄弟柯陳二、柯陳三等會集商議道「這個官府甚有吾每體面，他既以禮相待，我當以禮接他。而今吾每辦了果盒，帶著羊酒，結束鮮明，

一路迎將上去。一來見我每有禮體，二來顯我每弟兄有威風。看他舉止如何，斟酌待他的厚薄就是了。」商議已定，外報游府船到江口，一面叫轎夫打轎拜客，想是就起來了。柯陳弟兄果然一齊戎裝，點起二三□名嘍囉，牽羊擔酒，擎著旗幡，點著香燭，迎出山來。

汪秀才船到泊裡，把借來的紗帽紅袍穿著在身，叫齊轎夫，四抬四插抬上岸來。先是地方人等聲喏已過，柯陳兄弟站著兩旁，打個躬，在前引導，汪秀才吩咐一逕抬到柯陳家莊上來。抬到廳前，下了轎，柯陳兄弟忙掇一張坐椅擺在中間。柯陳大開口道：「大人請坐，容小兄弟拜見。」汪秀才道：「快不要行禮，賢崑玉多是江湖上義士好漢，下官未任之時，聞名久矣。今幸得守此地方，正好與諸公義氣相與，所以特來奉拜。豈可以官民之禮相拘？只是個賓主相待，倒好久長。」柯陳兄弟跪將下去，汪秀才一手扶起，口裡連聲道：「快不要這等，吾輩豪傑不比尋常，決不要拘於常禮。」柯陳兄弟謙遜一回，請汪秀才坐了，三人侍立。汪秀才急命取坐來。分左右而坐。柯陳兄弟道游府如此相待，喜出非常，急忙治酒相款。汪秀才解帶脫衣，盡情歡宴，猜拳行令，不存一毫形跡。行酒之間，說著許多豪傑勾當，掀拳裸袖，只恨相見之晚。柯陳兄弟不唯心服，又且感恩，多道：「若得恩府如此相待，我輩赤心報效，死而無怨。江上有警，一呼即應，決不致自家作孽，有負恩府青目。」汪秀才聽罷，越加高興，接連百來巨觥，引滿不辭，自日中起，直飲至半夜，方才告別下船。此一日算做柯陳大官人的酒。第二日就是柯陳二做主，第三日就是柯陳三做主，各各請過。柯陳大官人又道：「前日是倉卒下馬，算不得數。」又請吃了一口酒；俱有金帛折席。汪秀才多不推辭，欣然受了。

酒席已完，回到船上，柯陳兄弟多來謝拜。汪秀才留住船上，隨命治酒相待。柯陳兄弟推辭道：「我等草澤小人，承蒙恩府不棄，得獻酒食，便為大幸，豈敢上叨賜宴？」汪秀才道：「禮無不答，難道只是學生叨擾，不容做個主人還席的？況我輩相與，不必拘報施常規。前日學生到宅上，就是諸君作主。今日諸君見顧，就是學生做主。逢場作戲，有何不可！」柯陳兄弟不好推辭。早已排上酒席，擺設已完。汪秀才定席已畢，就有帶來一班梨園子弟，上場做戲。做的是《桃園結義》、《千里獨行》許多豪傑襟懷的戲文，柯陳兄弟多是山野之人，見此花叢，怎不貪看？豈知汪秀才先已密密吩咐行船的，但聽戲文鑼鼓為號，即便地開船。趁著月明，沿流放去，緩緩而行，要使艙中不覺。行來數□余裡，戲文方完。興未肯闌，仍舊移席團坐，飛觴行令。樂人清唱，勸酬大樂。汪秀才曉得船已行遠，方發言道：「學生承諾諸君見愛，如此傾倒，可謂極歡。但胸中有一件小事，甚不便於諸君，要與諸君商量一個長策。」柯陳兄弟愕然道：「不知何事，但請恩府明言，愚兄弟無不聽令。」汪秀才叫從人掇一個手匣過來，取出那張榜文來捏在手中，問道：「有一個汪秀才告著諸君，說道劫了他愛妾，有此事否？」柯陳兄弟兩兩相顧，不好隱得。柯陳大回言道：「有一女子在岳州所得，名曰回風，說是汪家的。而今見在小人處，不敢相瞞。」汪秀才道：「一女子是小事，那汪秀才是當今豪傑，非凡人也。今他要上本奏請征剿，先將此狀告到上司，上司密行此牒，托與學生勾當此事。學生是江湖上義氣在行的人，豈可興兵動卒前來攪擾？所以邀請諸君到此，明日見一見上司，與汪秀才質證那一件公事。」柯陳兄弟見說，驚得面如土色，道：「我等豈可輕易見得上司？一到公庭必然監禁，好歹是死了！」人人思要脫身，立將起來，推窗一看，大江之中，煙水茫茫，既無舟楫，又無崖岸，巢穴已遠，救應不到，再無個計策了。正是：

有翅勝飛騰天上，有鱗甲鑽入深淵。

既無窟地昇天術，目下災殃怎得延？

柯陳兄弟明知著了道兒，一齊跪下道：「恩府救命則個。」汪秀才道：「到此地位，若不見官，學生難以回覆；若要見官，又難為公等。是必從長計較，使學生可以銷得此紙，就不見官罷了。」柯陳兄弟道：「小人愚昧，願求恩府良策。」汪秀才道：「汪生只為一妾著急，今莫若差一隻哨船飛棹到宅上，取了此妾來船中。學生領去，當官交付還了他，這張牒文可以立銷，公等可以不到官了。」柯陳兄弟道：「這個何難！待寫個手書與當家的，做個執照，就取了來了。」汪秀才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寫起來。」柯陳大寫下執照，汪秀才立喚向家家丁與汪貴兩個到來。他一個是認得路的，一個是認得人的，悄地吩咐。付與執照，打發兩隻哨船一齊棹去，立等回報。船中且自金鼓迭奏，開懷吃酒。柯陳兄弟見汪秀才意思坦然，雖覺放下了些驚恐，也還心緒不安，牽筋縮脈。汪秀才只是一味豪興，談笑灑落，飲酒不歇。

候至天明，兩隻哨船已此載得回風小娘子，飛也似的來報，汪秀才立請過船來。回風過船，汪秀才大喜，叫一壁廂房艙中去，一壁廂將出四錠銀子來，兩個去的人各賞一錠，兩船上各賞一錠。眾人齊聲稱謝，分派已畢。汪秀才再命斟酒三大觥，與柯陳兄弟作別道：「此事已完，學生竟自回覆上司，不須公等在此了。就此請回。」柯陳兄弟感激稱謝救命之恩。汪秀才把柯陳大官人鬚髯持一持道：「公等果認得汪秀才否？我學生便是。那裡是甚麼新升游擊，只為不捨得愛妾，做出這一場把戲。今愛妾仍歸於我，落得與諸君游宴數日，備極歡暢，莫非結緣。多謝諸君，從此別矣！」柯陳兄弟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才放下心中疙瘩，不覺大笑道：「原來秀才詼諧至此，如此豪放不羈，真豪傑也！吾輩粗人，幸得陪侍這幾日，也是有緣。小娘子之事，失於不知，有愧！有愧！」各解腰間所帶銀兩出來，約有三□余兩，贈與汪秀才道：「聊以贈小娘子添妝。」汪秀才再三推卻不得，笑而受之。柯陳兄弟求差哨船一送。汪秀才吩咐送至通岸大路，即放上岸。柯陳兄弟慇懃相別，登舟而去。

汪秀才房船中喚出回風來說前日驚恐的事，回風嗚咽告訴。汪秀才道：「而今仍歸吾手，舊事不必再提，且吃一杯酒壓驚。」兩人如渴得漿，吃得盡歡，遂同宿於舟中。次日起身，已到武昌碼頭上。來見向都司道：「承借船只傢伙等物，今已完事，一一奉還。」向都司道：「尊姬已如何了？」汪秀才道：「叨仗尊庇，已在舟中了。」向都司道：「如何取得來？」汪秀才把假壯新任拜他賺他的話，備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多在尊使肚裡，小生也仗尊使之力不淺。」向都司道：「有此奇事，真正有□二分膽智，才弄得這個伎倆出來。仁兄手段，可以行兵。」當下汪秀才再將五□金送與向家家丁，完前日招票上許出之數。另僱下一船，裝了回風小娘子，現與向都司討了一隻哨船護送，並載家僮人等。安頓已定，進去回覆兵巡道，繳還原牒。兵巡道問道：「此事已如何了，卻來繳牒？」汪秀才再把始終之事，備細一稟。兵巡道笑道：「不動干戈，能入虎穴，取出口人，真奇才奇想！秀才他日為朝廷所用，處分封疆大事，料不難矣。」大加賞數。汪秀才謙謝而出，遂載了回風，還至黃岡。黃岡人聞得此事，盡多驚歎道：「不枉了汪太公之名，真不虛傳也！」有詩為證：

自是英雄作用殊，虎狼可狎與同居。

不須竊伺驪龍睡，已得探還頷下珠。